



孩子的笑脸如格桑花绽放

——上海教师西藏日喀则援教纪实



徐汇区捐建的净水设备让萨迦中学的孩子们第一次喝上了纯净水



特派记者 姚阿民 曹刚

最短实验 皮大王变身小画家

5个县里,海拔4468米的萨迦最高。来自徐汇区南洋模范中学的陈凤广和南洋中学的杨杰两年前初到萨迦中学,发现各班都有逃课。“不少农牧民孩子觉得读书无用,不如回家放羊。”

刚开学,因为太想家,两个新生跑了。瓢泼大雨中,道路湿滑,山体脆弱,狼群出没,危机四伏……两名援藏干部跟当地司机边喊边找,终于在120公里外看到了那双疲惫的身影。两个迷路的小孩,像见到亲人般扑向老师。

“必须尽快遏制逃学。”党支部书记陈凤广和副校长杨杰大胆实验。2013年秋,汇集初一初二所有皮大王和逃学生的实验班开课了,由当过11年班主任的美术老师平旺带班。

前三个月,老师不留作业,多找闪光点,常备糖果当奖品,只表扬,不批评。“他们好动,就在教室看电视,多上体育课、美术课。”杨杰说,等能坐得住了,再加数学、汉语、藏语课和作业。潜移默化间,行为规范渐入正轨,逃课大减,学生们越来越自信。

实验班重视美术,教学楼专辟橱窗展示。今年初,10幅学生佳作来沪义卖,筹得1.75万元,把小画家们乐坏了。去年7月,学校从日喀则首届OM(头脑奥林匹克)万人挑战赛捧回11人次一等奖,一半队员来自实验班。

成立不到两年,实验班却消失了。“因为校风好转,没人再逃课。”陈凤广笑言,“实验时间越短越好,消灭实验班,正是开班的目的。”

最妙创意 OM登上雪域高原

萨迦实验班OM队去年凯旋,除了感激校领导,还要谢两个人——亚东中学校长夏时勇和副校长蒋春生。是他俩,破天荒把OM带进雪域高原。

入藏不久,来自普陀区新杨中学的夏时勇敏锐捕捉到藏区孩子的闪光点。“动手能力强,爱干劳动,做手工,这是寻找自信的突破口。”他的想法与来自桃浦中学的蒋春生一拍即合。

2013年8月,两位校长与普陀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合作,挑选10名初一学生,从零开始,远程学习OM知识。

培训半年后,且增卓嘎等7名学生初次远征上海,参加第35届世界中国区决赛,勇夺三等奖和特别奖。西藏孩子的纯真笑声第一次回荡在OM全国赛场。

颁奖时刻,全场掌声雷动,一身藏装的夏时



勇忘情挥舞藏帽,和学生们相拥而泣。

OM现在是巴亚东中学特色校本课程,并推广到全市,深受藏族孩子欢迎。去年7月,日喀则首届OM万人挑战赛来到亚东,设快乐饲养员、纸制斜塔、爬高飞行等趣味项目。

OM比赛头一回登上了雪域高原。OM孩子们用一连串精彩创意征服评委,而两位援藏校长引进OM,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妙创意?

“OM好处很多。”蒋春生解释,培养实验精神,对学物理有帮助;长见识,许多学生从没出过城,看到城外的多庆湖,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锻炼独立生活能力,在上海,他们拿着交通卡,相伴去买材料、做道具,不亦乐乎;增强自信,敢填报内地高中的人数大增。

最酷教室 智慧屋牵起汉藏亲

在日喀则,OM已是一项新潮酷炫的活动。说到“酷”,拉孜中学的智慧屋当仁不让。各县教育有些通病:师资队伍薄弱、学生创新精神欠缺、信息化手段匮乏。“优秀人才向东流,很无奈。各县向往日喀则,日喀则想去拉萨,拉萨又往内地跑。”援藏干部、拉孜县委书记张劲松坦言。

留不住教育人才,拉孜援藏小组尝试向互联网借力,与闸北团区委和区青联发起众筹,投入

80万元在拉孜中学辟出智慧屋。“普及信息化知识,在线共享名师课程,启发创新思维,让汉藏共享优质资源。”

走进智慧屋,4个主题区一目了然——科学角里,能动手做趣味实验,感受科技魅力;在学习角,几十台平板电脑将个性化学习体验融入游戏;再到图书角读读上海送来的新书;去民族角饱览丰富民俗文化。

各区域都搭配了信息化技术,多达50台移动终端,380个慕课视频,200G学习资源,及数万条数据记录,科学分析学习轨迹。

小小智慧屋,牵起汉藏亲。拉孜中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杨洪峰,也是传递汉藏深情的使者。他大学毕业便进入上海共康中学,教了15年内地西藏班。惜字如金的他,道出一句美文:“1300多年前,我大概是文成公主的随从。”

杨洪峰刚进藏,当年的学生夏德珍便来探望,他们现在成了同事。“还有数学教研组长普琼,是我第一届学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西出阳关有故人。”

最佳改造 教师培训仅此一家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路上,拉孜巧借外力,远程引进名师,共享教育资源。同样师资薄弱的江孜,如何寻找出路?

江孜闵行中学党支部书记刘生金来自浦东

本期摄影 顾超 本版制图 董春浩

新区致远中学,入藏首月只做了一件事:调研。他遍访全县29所学校,撰写了2万多字的报告。其中一个焦点问题,直指教师培训。“江孜有上千名中小幼教师,却没一家教师在职培训专业机构,培训零散无序。”

一边是无处培训,另一边是教学水平低。“初三8个英语老师,无一师范类英语专业毕业。”刘生金直言,“对藏区许多老师来说,不是要改善教学艺术和方法,而是首先弄明白基本知识点,别讲错。”

江孜援藏小组对症下药,投入350万元改造江孜一中一栋闲置教学楼——重新装修布局,添置多媒体计算机,远程培训及教学录播等先进设备……焕然一新的教师培训中心诞生。这是西藏第一且唯一的县级教师培训中心,缓解了江孜千余名教师的培训问题。

不久前,“教师培训中心2.0版”上线。“县教育局新辟门户网站,依托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的专家资源,远程在线授课,拓宽培训渠道。”刘生金介绍,网站兼具校务通知、校本研修、课件共享、视频点播、在线讲座等功能。“希望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等我们回去了,更多孩子的未来,还要靠他们。”

最暖投入 每人每天一瓶热水

在上海援藏的5个县里,珠峰所在的定日县挺特别。这里面积大,相当于2.2个上海;海拔高,4300米高原空气稀薄;生活特别艰苦,2014年前,全县还不通电,小型发电设备能勉强满足手机,至于看电视,只是奢望。

从松江区九亭二中进藏担任定日中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后,魏春杰迅速习惯了没电缺氧的生活,却对校内一件怪事很难适应。“早在2008年,国家就投资建了澡堂,可多年来从未用过,因为没热水。”他补充说,离食堂、教学楼和办公楼几米远的旱厕,终日臭气熏天,严重影响教学。

想到这些琐事,魏春杰如鲠在喉。“必须尽快解决配套设施的‘最后一公里’。”去年,学校投入275万元,新建锅炉房、开水房、水厕,硬化路面,改造澡堂。

如今,开水房搭配锅炉房,保证每人每天一瓶热水,全校师生用上了全县第一个能冲水的厕所,每个月还能洗一次热水澡。从表面看,是改善了硬件,实则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让孩子终生受益。

魏春杰透露,县里每年有学生考上内地大学,却常有人主动要求转回西藏读书,“因为生活不习惯,不会冲厕所,常年不洗澡,总是喝生水,显得格格不入。”

这些最暖投入,能帮助藏区孩子们养成喝热水、冲厕所、勤洗澡的卫生习惯,今后更快融入现代文明生活。“项目虽小,但有意义。”魏春杰感慨地说。

肤色黝黑,黑得发亮,亮得晃眼!杨广军给人第一印象,不像上海的干部,还常被误当成藏族汉子,难怪援藏同事们亲切地称他“最黑援藏干部”。

进藏前,他是上海市教委研究室调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还教过十几年中学物理,是潜心研究的“笔杆子”。现在他担任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联络组教育事业部负责人、日喀则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在广袤高原四处奔波,成了雷厉风行的“行动派”,还收获了几个雅号。

“恒温动物”

有朋友笑称杨广军是“恒温动物”,打扮一年四季不变——两件替换毛衣,加件冲锋衣,都是耐脏的深色。“不是因为抠门或邋遢,主要为了工作方便。”他淡淡一笑说。

两年多来,杨广军不断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掌握日喀则教育和体育事业的重点难点热点,完成了几十份研究报告和发展规划,平均每月超过一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人才队伍建设设想与政策建议》等,是他逐字逐句用心写出来的,也是一个一个县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下乡最常打交道的,是学生家长和基层学校干部。“没人穿西装打领带,我着装朴素些,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深夜,他的房间常年透出暖暖灯光,和厚衣御寒、伏案工作的身影。

“哑铃狂人”

“在所有援藏干部中,平时敢用哑铃健身的,还真少见。”杨广军自豪地说,两年多来,哑铃重量已增至27公斤的上限。

长期缺氧,不少援藏兄弟疾病缠身。“我爱锻炼,还保持着没生过病,没吃过药、没吊过水的纪录。”在上海,杨

最像藏族汉子的上海援藏干部

——记日喀则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杨广军

广军坚持长跑20多年。入藏后,改练哑铃、俯卧撑和仰卧起坐。

每晚准备各种材料,杨广军常工作到半夜二三点。“锻炼是最好的劳逸结合。既可健身,增强体质;又能治病,练哑铃治疗鼠标手,仰卧起坐缓解颈椎腰椎酸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交替,还可保持清醒,提高思考质量。练累了,倒头就睡,所以我不吃安眠药。”

“全能战士”

教育局人手紧张,欠缺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杨广军不得不对许多事亲力亲为,常人分饰四角,把科长、办公室主任、大学生志愿者和分管副局长的工作一肩挑了,堪称“全能战士”。

他坦言,熟悉行业情况的同事,文字功底有限;文字基础较好的大学生志愿者,又不了解业务。“而且志愿服务时间最多一年,当中还有半年在县里驻村,年轻人对工作刚上手又要走了。”

夜深人静,文字材料扑面而来。杨广军有个窍门,同时写几篇稿子。“长期缺氧,脑筋转得慢,一篇一篇写,效率太低,所以想到哪写到哪,卡壳了就换一篇继续写。”他还喜欢边泡脚边看材料,用热水刺激脑部活动,构思工作。

“体育菜鸟”

杨广军分管体育科,起初只能算“菜鸟”,还闹过一个笑话。

有一次,西藏自治区体育局组织高原徒步赛,杨广军副局长带队观摩参赛,还临时被拉上阵。他到现场却戴着眼——别人都是全套运动装备,只有

他,以为徒步就是散散步,蹬一双皮鞋就去了。

起点羊八井海拔4300米,终点山顶超过5000米,极大考验体能和意志。杨广军硬着头皮咬牙坚持,手脚并用总算登顶成功。“太痛苦,挪四五步就要剧烈喘气,感觉像死了好几回。”皮鞋不知何时“咧开了嘴”,依靠信手觅来的旗杆做手杖回到了山脚下。

现在,他对工作早已得心应手,最近主持完成西藏“十三五”体育事业重大建设项目“珠峰登山训练基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方案,耗时近一年,历经八次修改与征求意见,项目第一期资金投入超过1亿元。因成绩突出,杨广军被授予“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

“光荣爸爸”

杨广军有5个“孩子”。一双儿女在上海。儿子刚上幼儿园,每天默默倒数着日子,盼父亲节早日归来。读大学的女儿为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现在,我懂事了,能够照顾你……爱,像一条蜿蜒河流,连着我,也连着你”。杨广军也赋诗寄托相思:“一路行,两行泪,梦中思乡床边偎。娇儿甜甜口水,可知爹爹不舍?”

入藏不久,杨广军在儿童福利院领养了两名藏族女孩,定期资助,送去家人般的温暖。去年一名援藏干部因病回沪,他又主动接管了一名无人领养的女孩。于是,便有了4个女儿和1个儿子,成了幸福的“光荣爸爸”。

特派记者 姚阿民 曹刚



虹口区援建的“指南针计划”教室不久前在日喀则落成,让当地学生体验扎染、印刷等中华传统文化,杨广军为了这个项目落户高原倾注了不少心血

教育援藏,那些你也许不知道的事

校长应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还是走进课堂关注细节?每年全国大量援助资金涌入西藏,哪些项目更值得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坚守三年,身体会越来越适应吗?

答案,也许出乎你的意料。

校长的“田间地头”在哪?

推门听课近两年在日喀则所有中小学时常上演。此前,上课无教案、下课无作业、老师无听课,是各校常态。

援藏干部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记戴晶斌带头,一个半月走遍全市18个区县,总行程5000多公里,在30多所中小学认真听课、评课。这位有着教师经历的教育学博士反复强调:“校长的‘田间地头’只能在课堂。”

夏时勇每天至少听两节,3个学期写满16本听课笔记,即便是听不懂的藏语课,他也会凭经验,根据学生课堂反应,来判断教学效果。

“援藏先援教,发展先育人”。当越来越多西藏师生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必将有助于

西藏的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

援藏三年身体越来越适应?

上过高原的人都有体会,起初高反强烈,几天后慢慢好转。援藏三年,身体是否越来越适应?答案恰恰相反。

坚守定日的魏春杰,从宿舍到学校,短短几百米,第一年每天步行来回,第二年就走不动了,买来电瓶车代步。

两年多来,上海援藏干部平均消瘦10公斤。第一年回沪体检,多数正常,但到第二年,常见感冒了出来——两尖瓣或三尖瓣反流,心脏肥大。等下了高原,症状也可能无法逆转。

缺氧的夜特别难熬。第一年,靠吸氧勉强睡着;第二年,吃一粒安眠药也只能睡二三个小时;到了第三年,服了安眠药再吸氧,依然收效甚微。

最痛苦的是秋冬,鼻腔里没有鼻涕,只有血块,每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高寒、干燥、缺氧之恐怖,超乎想象。

在环境、疾病和孤独的夹攻下,教育援藏干部们依然交出了精彩答卷。

高原学校“新词”盘点

“理发社”萨迦中学成立了13个学生社团,既有文艺范的文学社与合唱社,也有公益性的爱心社与环保社,最有趣的是“理发社”,旨在纠正学生卫生习惯。“学生很感兴趣,前阵子,我们还把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上,请理发社为大家服务。”陈凤广得意地说。

“轮毅铃”定日中学的教学楼旁,一人高的铁架上,挂着一个废旧轮毂。每到上课下课,便有值班老师走

近,捡起一块石头,有节奏地敲击轮毂,声音清脆悦耳,响彻校园。

原来,这是学校自制的“轮毅铃”,简单实用,听说日喀则不少学校里都有。

“晒考卷”寒冬腊月,青藏高原许多教室好似冰窖。期末考试时,学生们被冻得没办法在室内答题。定日中学索性把大家聚到操场上,排排坐,边晒太阳边考试。有了阳光陪伴,顿时暖和不少。所以说,“晒考卷”不为炫耀成



蓝天、白云、高山作证,援藏教育惠及每个孩子